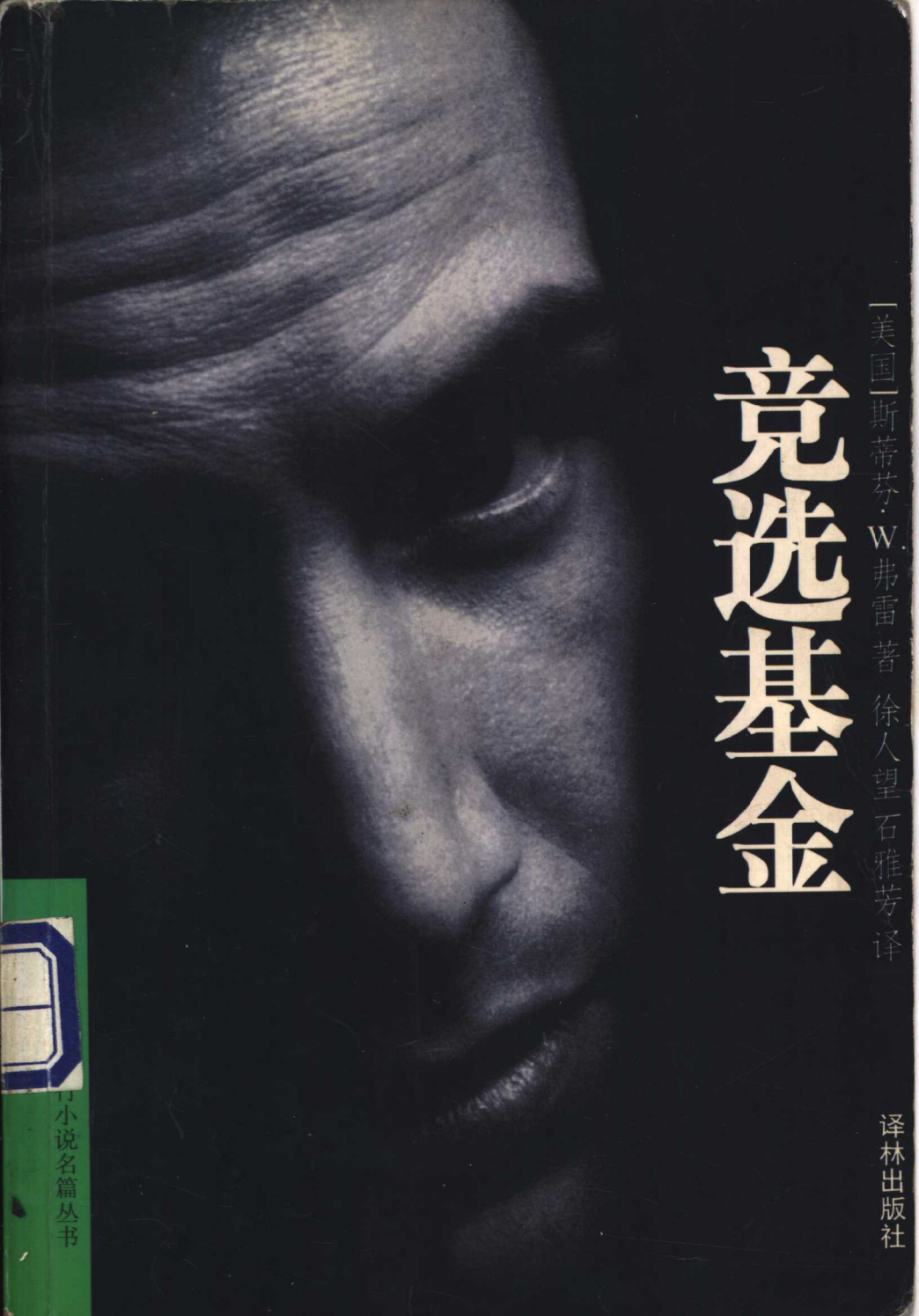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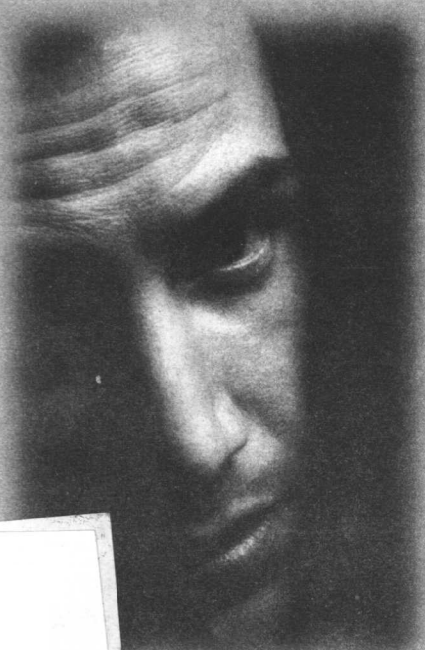
竞选基金

「美国」斯蒂芬·W.弗雷著 徐人望 石雅芳译

译林出版社



小说名篇丛书



竞选基金

THE VULTURE FUND

[美国]斯蒂芬·W·弗雷 著 徐人望 石雅芳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上海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竞选基金
The Vulture Fund
作 者 [美国]斯蒂芬·W. 弗雷
Stephen W. Frey
译 者 徐人望 石雅芳
责任编辑 周 健
原文出版 Dutton,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图片社
印 刷 南通韬奋印刷厂(地址:南大街 97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775-1/I·451
定 价 13.2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公平竞争神话的破灭

——代序

袁筱一

华尔街或许算得上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可以日生斗金的地方之外，很多自认为有智慧与才能的人都在梦想着跻身其中，从此踏上成功之路。《竞选基金》的主人公梅斯在录取他的心上人，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高材生蕾切尔·萨默斯时，亲口允诺了她50万美元的年收入，使这位出身与梅斯同样贫寒的奋斗者不禁泪盈双眼，是啊，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她的生活终于圆满了，她从此不用再为钱发愁了”。

这个只有发生在冒险家乐园的美国才能叫人相信的神话却不是没有危险的，《竞选基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迫在眉睫，对峙的双方——副总统安德鲁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贝克尔各自都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华尔街上久负盛名的沃克·普赖斯投资银行公司一位英俊、睿智的投资银行家梅斯·麦克莱恩被选中筹建一项“百老汇风险基金”，集款10亿美元，以此为担保再向银行借贷10亿美元。这20亿美元将被用来投资房地产和股票，并且，公司主要合伙人韦伯斯特向梅斯保证将会出现地产和股票急速的下跌，公司因而可以从中赚取暴利。

事实上，在梅斯受到“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这一诱惑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坠入了一个危险的游戏：游戏中，正直与智慧这一类的优良品质将一无用处，他成了一颗真正的棋子，一旦游戏结束就会因失去所有价值而被杀灭口。在韦伯斯特派来的搭档莉妮的帮助下，一切果然进行得非常顺利。梅斯与莉妮周旋于房地产业主和金融家之中，很快“完成了”10亿美元的筹款任务，并向蔡斯银行借到了另10亿美元。

这个伴随年轻人个人奋斗梦想的故事于是到了头。小说借助一明一暗两条主线同时展开。明里是梅斯主持的这个“百老汇风险基金”，暗里却是为赢得竞选胜利而策划的一个阴谋。莉妮实际上是被“上面”派去监视梅斯并选择适当时候杀他灭口的一个女人。只是好在梅斯命中尚有贵人相助：一个是他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授课时一见钟情的蕾切尔·萨默斯，另一个是他儿时的同伴，现在贝克尔手下任职的斯莱德，因此，梅斯才得以死里逃生。故事的结局是大团圆：贝克尔的计划被挫败，梅斯与蕾切尔喜结良缘。

如果说围绕金钱展开的斗争弥漫着铜臭，那么政治的斗争则充斥着血腥的气味。而在金钱与政治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纠缠中，一切都将成为牺牲品。梅斯与蕾切尔是新一代的代表：他们出身卑微，雄心勃勃，有头脑，有能力，有胆识，也还算是有良心。为了能在事业上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成功，他们甚至不得不压抑自己心中的情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项目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命运却并不操纵在自己的手里。从小说的表面结构而言，梅斯是主人公，他开始不明就里落入圈套，最终在蕾切尔的提醒下发现并深入调查了整个阴谋；他的好友斯莱德也从一个唯命是从的军人走向怀疑与反抗，最后掉转枪口对准贝克尔，救了梅斯一命，致使贝克尔的整个计划流产。可是在这“邪不压正”的表面胜利下，有一个问题却容不得忽视：原本奉命监视好友的斯莱德为什么会突然

怀疑起他心目中的英雄与顶头上司了呢？除了自己运用头脑的结果以外，贝克尔的对手，副总统安德鲁斯精心安排的匿名信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斯莱德与梅斯的胜利标明着他们再一次被利用的开始。

的确，与小说结构相吻合的是，即便从小说的内容来看，梅斯、斯莱德与蕾切尔也不是真正的主人公，包括沃克·普赖斯公司的主要合伙人韦伯斯特和一直伴随梅斯左右乃至最后要杀他灭口的莉妮，他们至多都只能算举足轻重的配角。真正的主人公是这一切背后的“黑手”，是安德鲁斯与贝克尔的斗争。小说中这样形容贝克尔：“头硕大无比，像公牛的头。头上的黑发修剪得很短，青筋清晰可见；鼻子、眼睛，还有耳朵也都很大，即使配在那张大脸庞上，看起来还是过大了点。”他“自信心很强，行动果断，遇事总是先与信赖的人商量，然后迅速作出决策，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而为了达到目的，“他也会不惜牺牲一些善良的生命。他的军人生涯早已使他不再有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因此，小说伊始，一对无辜的新婚夫妇就被杀死在他们的度假地——西弗吉尼亚休格格罗夫镇旁的阿巴拉契亚山中，只因为他们无意中瞥见了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尚未作出反应便罹经血腥。值得讽刺的是，此后不久，这个营地的缔造者，“英雄”贝克尔手下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狼獾突击队”不辱使命地制服了一批袭击洛杉矶市的歹徒。贝克尔为了填补“狼獾突击队”的亏空，同时也为了补上自己因为竞选而挪用的公款，一手炮制了百老汇风险基金投资计划，准备靠人为的政治动荡造成股市与地产的狂跌而从中牟利。而在小说的结尾处，贝克尔从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地招募来的、躲在阿巴拉契亚山中秣马厉兵了多日的这批恐怖分子，劫持了纽约市北部尼亚克核电站总工程师多兰的儿子，最后攻占了尼亚克核电站，如期地造成了股市的暴跌。如果不是谋杀梅斯的计划节外生枝，贝克尔这位“反恐怖的英雄”

几乎就将靠这人为的恐怖得到竞选的胜利，而不知内情的人显然将被无情地嘲弄。当然，这么荒唐的事情无法成立，可不是依靠法律，或是道德和良知，而是依靠贝克尔的敌对势力的牵制。而我们可以想象，尽管安德鲁斯的行动没有被一一道来，但他为了赢得选票，又将做出怎样令人不齿的事情来呢？

直接操纵着别人的生死，而自己的生死又被直接操纵在他人手里，这些人物的命运却恰恰是最值得描写，也最值得玩味的：一般的畅销小说都不会遗漏这样的刻画。毫无疑问，在整部小说之中，最精彩的塑造不是明里的梅斯或蕾切尔，也不是暗里的安德鲁斯和贝克尔，而恰恰是处于两种人物之间，“死”得最明白的韦伯斯特与莉妮。韦伯斯特肮脏卑鄙，丝毫不具同情心。他受到贝克尔的威胁，又有经济的罪证握在他的手里，不得不同意贝克尔提出的百老汇投资计划，私下里也想铤而走险，从中捞上一笔。为此他挑了四年来为公司出了大力的梅斯，以擢升总经理相诱，隐瞒真相，设下圈套逼他上钩。他是整个计划的直接操纵与实现者，他知道怎样用人、什么时候用人，以及在用人之后又怎样迅速地结果他们。但是他自己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尽管这个老人可以坐在散发着一股“发了霉并略带腐烂的气息”的办公室里对他的下属恩威并施。每当华盛顿的“那个人”来了，亦或仅仅是和他通话，查问他事情的进展时，他就一筹莫展，冷得发抖。

莉妮则更悲惨，因为她是个女人。几年前因卷入局内人交易不得不有所牺牲，为贝克尔做事。她的资本除了她的人际关系就是她的色相。她梦想着能在这项计划成功之后得到允诺的赏金而远走高飞，永不回头。为了在蔡斯银行贷到款，她不得不遵从韦伯斯特的命令，与银行令人作呕的舒勒上床。她给梅斯做搭档，在与各企业家、金融家周旋之外，更负有监视梅斯、直至最后杀了梅斯的使命。为此，她千方百计勾引梅斯。她知道自己“完全是高价妓女”，

她也知道“要求她干这种事是很不公平的”，她自问“为什么会堕落得如此之深、如此之快”——可是她也和韦伯斯特一样“别无选择”，她也不能忍受“镣铐、殴打、强奸和充满跳蚤的监狱”生涯，为此牺牲“善良的人们”也只能在所不惜。梅斯是个好人，尽管不爱她，却待她没有一丁点恶意，这终究令她同情心顿生，下不了手杀人。但是为了自己，她还是痛下决心到处追杀他。出于对自尊的补偿，她更是设计杀了舒勒。然而她不曾想到，当她对贝克尔而言不再具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她本人也遭到了追杀。就在梅斯得到蕾切尔的援助，侥幸从她的枪口下逃脱的那一瞬间，另一个枪手到了，反而是梅斯和蕾切尔救了她。这个时候她才清醒过来，抽噎着对几小时前她还要杀死的梅斯说：“我真后悔，真后悔。”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世界里，所谓的上层社会，所谓的商贾巨富，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副副嘴脸：舒勒的无耻，汉密尔顿的贪婪与刚愎，罗宾的软弱，安德鲁斯的阴暗……这些便是流传着自我奋斗神话的美国的种种真实写照。而政治的血腥更使金钱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变成残酷：贝克尔与费里斯这对狼狈为奸的搭档显然完成了最好的组合。然而作为总希冀满足人们某种梦想的畅销小说，友谊和爱情当然是最合适的润滑剂。斯莱德受命监视梅斯，作为军人，他什么也不能说，但当梅斯向他透露手中进行的计划时，他还是说了在这个到处是暗杀、恐吓和出卖的故事里显得如此弥足珍贵的一句话。他告诉梅斯，如果遇到任何困难需要帮助，可以随时去找他。贝克尔绑架了蕾切尔，以此为筹码引出梅斯，这时也是斯莱德出现在梅斯身边，偷出贝克尔的秘密材料，并让他以此作为交换救出蕾切尔。在关键时刻，也恰恰是他不顾“反叛”的罪名，毅然制服了贝克尔。

蕾切尔与梅斯的爱情较之友谊更像一个童话。两个出身寒微、年轻漂亮的商场新秀一见钟情，惺惺相惜。为了让蕾切尔能进公司

安心工作，梅斯甚至强忍住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未对蕾切尔进行丝毫的表露。这一切当然逃不出蕾切尔善解人意的眼睛，蕾切尔体察到梅斯对她的爱，更体察到梅斯的良苦用心。蕾切尔聪明、成熟、坚忍，作为“竞选基金”的局外人，她比梅斯更能清醒地把握整个事态的发展。正是在梅斯对她部分透露了计划的内容时，她敏感地觉察到其中有诈，于是托自己的朋友布拉德利调查莉妮的工作记录，从而促使梅斯决定对到手的20亿基金来源查个水落石出。一反英雄救美人的套路，这一回是美人救英雄。在梅斯动身前往西弗吉尼亚的休格格罗夫的那个夜晚，他已然躲过一劫，使派去的杀手落了空；之后蕾切尔更是将莉妮推倒，从枪口下救出她的白马王子。此后为了梅斯，她被贝克尔劫持，虽为梅斯与斯莱德救出却负了伤。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在书的结尾，两个人终于摆脱了阴谋而决定终生相守。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叙述手法。整部小说显得扑朔迷离，充满了令人欲罢不能的悬念，这与小说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除了一明一暗的两条主线同时并进以外，分镜头似的电影结构也打破了传统小说的顺时叙述，而将更多的容量置于共时的安排之下。我们的读者仿佛可以想象到，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景却因其看上去竟是不可能的关系组成一个共同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尽管可以令我们对当今为金钱与利益左右的社会提出种种的质疑，它终究——并且首先——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序 幕

女人倚在一块大花岗岩石上，抬头仰望上方数千根黑乎乎、光秃秃的树枝。枝条交织出千百万个复杂的几何图形，如同蜘蛛网一般，映衬着远处灰蒙蒙的冬云。她打了个寒颤。时近傍晚，她又冷又累又饿。这真是大错特错。

“嘿，我看我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女人的视线从上方奇形怪状的几何图形移向新婚三星期的丈夫。他蹲在雪地上，口中嚼着一块糖，正在埋头查看地形图。他并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从一大清早开始，他至少每小时重复一次同样的话。

三天前，他们鬼使神差地错过阿巴拉契亚小道上的一个路标，就一直在西弗吉尼亚偏僻荒凉的山林中转悠，完全迷了路。他们离小道可能有一英里，也可能有 20 英里。整整三天，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每次只在山谷中暂留片刻，喝几口每座山下都有的溪水，然后继续攀登。女人摇摇头。“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我怎么会被你说服，同意徒步蜜月旅行呢？我现在完全可以躺在圣托马斯海滩上，让一位身穿白色礼服、举止优雅的男人端上果汁朗姆冰酒的啊。可是瞧，我在西弗吉尼亚的休格格罗夫北面迷了路，差点冻掉屁股。”

“而且是一个可爱的小屁股。”他对女人微笑着。

“那好，只要我们还被困在这个鬼地方，你就别再想看它一眼，

这三个星期的帐篷性生活够我受用一辈子的了。”她揉着冻得生疼的膝盖。

男人看她揉了一会，又把注意力转向地图。“你再给我一点时间确定方位，然后我们就出发。我要在天黑前找到小道。我保证。”

女人哼了一声。她想的不是找到小道，而是找到一只热气腾腾的浴盆，在里面泡上两三个小时。

“只要几分钟就行。”男人说，与其说他是在对女人说，不如说他是在自言自语。

女人转过身，开始小心翼翼地侧面攀登一块巨大的砾石。她行动敏捷，几秒钟就登上这块 30 英尺高的地表岩。从这一险境看阿巴拉契亚山，景色壮丽；要不是迷了路，她一定会纵情欣赏。他们食品充足，并没有真正的危险，但她骤然间渴望返回文明的世界。

北面低处，她远远望见山的一侧有一个豁着大口的山洞。“一定是废弃的煤矿。”她对自己说。5 天前，休格格罗夫那家杂货店柜台后的老人告诉他们，采煤几乎是这一带人们能受雇的唯一职业，现在连这一收入来源都快枯竭了。她真希望能使时间倒回到他们进杂货店购买供给品的那天，那她就可以坚持就近租一辆汽车，径直驶向最近的机场，飞往加勒比海了。

女人从夹克口袋中取出一副小型高倍望远镜，举到眼前。矿井旁的山脚下紧挨着几幢大楼，失修、破败的程度各不相同，但似乎都已废弃。望远镜前升起她呼出的热气。正当她打算把双筒望远镜放回口袋时，她突然发现几个一道沿一幢大楼移动的身影。她立刻振作精神。他们终于撞上文明了，至少撞上了会知道如何返回文明的人了。不需几小时，他们就可以走出这该死的森林，踏上通向温带地区的道路了。

女人调整好焦距，注视着那些身影经过下方远处的大楼。突然，她移开望远镜，然后又迅速举到眼前。这些人似乎都握着枪，而

且还不是普通的猎枪。她一生都与枪打交道——父亲是狂热的猎手——而那些不是猎枪。距离太远，她不能十分肯定，但它们好像是攻击性武器。“上帝！”

“你在说话吗，亲爱的？”男人从下面问。

女人把双筒望远镜放回夹克，飞快奔下岩石。她跳下最后几英尺高度，落进 6 英尺深的积雪。见她靠近，她的丈夫从蹲着的地方站了起来。

“好像……”但她没有说完。

那颗子弹钻进男人的后脑，从右眼上方穿出，他的颅骨立即爆裂，脑浆、血和碎骨飞溅起 30 英尺高，给树木和积雪洒上了一层细密的血雾。女人惊呆了，瞪着丈夫残存的头颅和身躯栽入雪中。她想叫喊，但发不出声，嗓子眼仿佛被钢钳突然钳住似的。

几乎同时，另一颗子弹呼啸着划破寒空，在树林中激起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回音。子弹仅仅擦过她的右臂，但巨大的冲力仍使她仰面跌入雪中。一阵火辣辣的灼痛袭遍全身。

“啊，上帝！”她急忙爬起来，左手护着右臂，拔腿逃离丈夫倒下的现场。无论谁扣的扳机，杀了她丈夫不可能是偶然的，打伤她也不可能是意外。第二颗子弹也碰巧击中她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他们相距至少 15 英尺。这不是误伤，不是喝醉酒的猎人误把他们当做野鹿。这两枪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可为什么呢？

脚下，山势突然陡峭，她滚下山坡。即使在摔倒的当儿，她也止不住涌出的眼泪。上帝，丈夫的面容前一秒钟还活生生的，在向她微笑，第二秒钟就在眼前爆裂了。现在，他们在追她。她感到他们在后面，她觉得他们在追赶，而她在雪地上留下了明显的踪迹。

当她重重地撞上了一棵树庞大的根基时，这树突然止住了她的下落。这一撞差点使她憋过气去，但她几乎意识不到疼痛。求生的肾上腺素流遍全身，有效地麻醉了她的痛觉。

她一动不动地在树侧靠了一会，受伤的胳膊紧贴着身体，凝神静听是否有追赶的脚步。但是周围寂静无声，只有微风轻轻拂过森林树梢。

最后，女人翻过身，仰面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再过一刻钟，天就会黑得令人难以跟踪她的足迹，黑得足以让她逃脱了。如果能逃到一条尚未结冰的溪边，就能在溪水中不留痕迹地蹒过一段距离，从而甩掉他们。她的靴子是防水的，可以抵御冰冷的溪水。那样，她就可以回到文明世界。她要逃离这里。一定要。

女人扶着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开始下山。她竭力保持着平衡，但几次滑倒，一霎间落下 10 或 20 英尺，重重地摔在受伤的手臂上。她忍住钻心的疼痛，拼命不叫不喊。她知道，如果一出声，就马上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她终于爬到山脚。她在一块巨石旁躺了好一会儿，一边悄悄喘气，一边谛听动静。周围只有林间的风声。也许她已经摆脱那些——不管是谁——杀害她丈夫又伤害她的凶手了，也许他们在越来越暗的暮色中失去了她的踪迹，也许她真的可以逃脱了。但现在没时间休息，她必须继续奔逃。

当女人跪起时，一只大手扼住了她纤细的脖子。她冲着黑滑雪帽下黝黑的面孔摇着头，双手抓住他粗壮的手腕，涨红的脸上又一次流下泪水。“求求你别伤害我，帮帮我吧。”她盯着那男人鼻孔底下浓密胡子上的冰珠，她的眼睛在乞求怜悯。

那男人也低头盯着她。他一只手就可以拧断她的细脖子，但那样就有点像职业杀手干的了。必须让这对夫妇看上去像是遭到了抢劫金钱财物的非专业杀手的袭击。一时间，他想把她带回去，交给他的手下，让他们放松一下艰苦训练的紧张，然后再杀死她；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要他们集中精力。毕竟他们到这个废弃的矿区来才一个星期。到训练临近结束时，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抱

怨，他会满足他们的。

“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他用浓重的中东口音说，“只是你非常不幸，在错误的时间来到错误的地方。”

他把女人一把拉起来，猛地把她转过去，背对着他，从腰间皮带上抽出长长的猎刀，而后，用粗大的左臂紧紧地勒住她的脖子，把 10 英寸长的、锯齿状的刀刃穿过她的外衣，捅进她的右肺。他马上抽出刀来再捅。他一次又一次地捅，注意每次都捅断一根肋骨。有几次他故意不触及重要器官，以免尸体被发现时，法医认出是职业杀手的手法。最后，他让软绵绵的尸体倒向雪地。

“干得漂亮，”凶手的副队长站在附近的一株大松树下，“好像你很喜欢这样干似的。”

黑面男人哼了一声。杀人不是让你喜欢不喜欢的，而仅仅是必须做而已。“我们先把她扛上山，和另一个扔在一起，然后回基地。明天开车把他们扔到南面 50 英里那儿的阿巴拉契亚小道上。等到积雪融化后警察发现时，我们早就离开训练基地了。万一警察在我们离开前发现尸体，他们也会以为这对男女是遇上了抢劫金钱的逃犯。”他顿了一会，环顾一下四周的树林。“很可能他们有几个就在这儿。”

1

梅斯·麦克莱恩平静地走进会议室，注意让坐在长桌对面的日本商业银行家只看出他的从容和信心。昨天，在参加交易各方正要签署执行文件的最后一刻，这个坐在桌边的男人突然贪心不足，使这笔 10 亿美元的交易功亏一篑。现在，提供资金的其他各方——股东、保险公司和其他商业银行——都以退出交易相威胁，从而可能使梅斯 700 万美元的投资银行手续费和 6 个月的辛劳付

诸东流。

见梅斯走近，桌旁的男人站了起来。

“早上好，田城先生。”梅斯的声音很平静，既不友好也不含敌意。

“早上好，麦克莱恩先生。”田城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说。

梅斯马上报以微笑。当他们站在一起时，梅斯比另一个男人高出许多。梅斯明白这浓重的日本口音是故意装出来的。有时，在困难的商务谈判中，日本人往往夸大日本口音，并以语音障碍为借口，提出不明白某些要点。但田城在大阪信托银行纽约分行待了三年——梅斯做过彻底调查——如果胡扯什么语言障碍，梅斯立即就能揭穿。他们握手时，梅斯发现对方手心潮湿。看来他很紧张，梅斯暗自发笑，他不能不紧张。

“请坐，田城先生。”

田城很快地鞠了几躬，但并不马上坐下。他等梅斯绕过长桌尽头，回到与他正对面的椅子旁，然后抽出一面英语、一面日语的商业名片，沿抛光的红木桌面推给梅斯，这才坐下。

梅斯从桌上拣起名片，冷冷地插进衬衫口袋，然后把皮面笔记本放在桌上，慢慢地欠身坐进椅子里。在一个足以召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董事会的大会议室里，两人相距 10 英尺坐在大会议桌的两侧，不免显得可笑，但日本人办事就喜欢这样。他需要田城的钱，不得不逢场作戏。

“我想接待员给你上过点心了吧？”

“对，上了，但我不饿。谢谢。”田城试图与梅斯一样从容自若，但他做不到。“谢谢。”他又说了一遍，主要是为了镇定自己。

田城环顾这个装饰华丽、气派不凡的会议室，这个美国资本主义的纪念物。那些表情严肃的男人们——沃克·普赖斯公司，即梅斯·麦克莱恩供职的投资银行公司早已作古的合伙人们的黑眼睛

从每个角度审视着他。精美的深色木制桌椅使房间的陈设显得十分典雅，而从高高的天花板上挂下的一盏玻璃枝形吊灯，则有如悬在他头顶的可怕的绞架。突然，他渴望回到大阪信托银行单调的、死气沉沉的环境之中。

“田城先生，这笔生意我们谈了6个月。”梅斯的上身向前倾斜在桌子上。他眯缝起双眼，声音变得有点严厉，比刚才有力却依然平静。“为什么你要挑最后一分钟提出问题？我的客户很不满意。”梅斯十分清楚田城当时提出异议的原因，但他想看田城冒汗。他知道日本人不喜欢尖锐的问题。

梅斯倾身向前时，田城的身体向后仰去。美国人太直截了当，想什么说什么，不像他的同胞。日本人可能会在某一点上兜几个小时的圈子，仅仅为试探对方而讨论一些不相关的问题。“我认为那不是个问题，而是应该解决的事项。”

诡辩，梅斯想，应该解决的事项就是问题。但他脸上不急不恼，十分平静。

“麦克莱恩先生，我只是不能肯定税则的操作是否真如你说。如果不如你说，如果应付大阪信托银行的利息不免税，我行的贷款实际上就要赔钱。”

梅斯注视着田城。这个日本人完全清楚税则不会更改，交易也进展顺利。关于方案可行性，他们有克利夫兰声名卓著的琼斯·戴律师事务所驻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办事处的无懈可击的意见。

田城对此了如指掌，但他也知道梅斯·麦克莱恩需要大阪信托银行来完成这笔交易。他知道如果没有大阪信托银行，银行贷款的结构就不能达到税则规定的日资最低限额，交易就会告吹。至少他自以为知道。

梅斯缓缓地吸了口气。看来田城是要拖延这笔交易，以便提高利率。但如果给田城提高利率，他就不得不给所有其他银行同样的

待遇，养老金基金会和保险公司发觉后也会吵吵闹闹地提出要求，那就会发生一场势不可免的连锁反应，一切就会不可收拾。

“那你看应该如何解决这一事项，田城先生？”

田城推推眼镜，然后双肘支着椅子扶手，两手交叠在嘴前，眼睛瞪着梅斯。看来梅斯愿意谈判了。田城在双手的掩盖下偷偷微笑着，他的担忧像缓缓的落潮渐渐消退。

田城正要开口说话，会议室另一头的大门被突然推开。梅斯和田城的目光立即投向大门。舍曼·史蒂文斯——沃克·普赖斯公司的一名合伙人——急匆匆地大步跨进会议室。

“天哪，梅斯！我到处找你。”史蒂文斯毫不理会坐在梅斯对面的日本银行家。“那该死的韦斯特宾交易遇上麻烦了。诺福克·索森公司要收购韦斯特宾股份，出价比我们高。这可不行，我需要这笔生意！”史蒂文斯大喊大叫。

梅斯飞快地看了田城一眼，田城似乎莫名其妙。

梅斯又扫了史蒂文斯一眼。这个比他年长的男人满面通红，头发蓬乱。梅斯轻轻地摇头。史蒂文斯是合伙人，而梅斯只不过是副主管。合伙人之所以为合伙人，是因为他们在交易的紧要关头可以自行定夺。可是，现在史蒂文斯站在梅斯面前，却像进公司不到一年的新手。他不能清晰地思考，因为一大笔手续费正在滑走，而其结果则是他可能无力购买朝思暮想的大开曼岛上的别墅。

梅斯站起来，转向田城。“对不起，失陪片刻。”

田城从椅子上跳起来，又是点头又是鞠躬，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他怀疑梅斯在耍花招糊弄人，但又不想冒犯史蒂文斯，生怕耍花招的竟是年岁较长的后者。

“请坐，我马上就回来。”梅斯对田城说。

田城随即坐下。

梅斯转向史蒂文斯。“跟我来，舍曼。”他语气坚决，一面说，一